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十七章 聰敏

貞觀中，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，太宗問群臣曰：「是何祥也。」褚遂良對曰：「昔秦文公時，有童子化為雉，雌者鳴於陳倉，雄者鳴於南陽，童子言曰：『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』文公以為寶雞祀。漢光武膺得雄之祥，遂起南陽而有四海。陛下舊封秦王，故雄雉見於秦地，所以彰明德也。」太宗悅曰：「立身之道，不可無學。遂良博識，深可重也。」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諸氏族，時人號為「肉譜」。虞世南語人曰：「昔任彥升善譯經籍，稱為『五經笥』，今宜改倉曹為『人物志』。」

太宗嘗出行，有司請載書以從。太宗曰：「不須，虞世南在，此行秘書也。」南為秘書監，於省後堂集群書中奧義，皆應用者，號《北堂書鈔》。今此堂猶存，其書盛行於代。

盧莊道，年三，造於父友高士廉，以故人子引坐。會有獻書者，莊道竊窺之，請士廉曰：「此文莊道所作。」士廉甚怪之，曰：「後生何輕薄之行！」莊道請諷之，果通。復請倒諷，又通。士廉請敘良久，莊道謝曰：「此文實非莊道所作，向窺記之耳。」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，一覽倒諷，並呈已作文章。士廉具以聞，太宗召見，策試，擢第六，授河池尉。滿，復製舉，擢甲科。召見，太宗識之曰：「此是朕聰明小兒耶！」授長安尉。太宗將錄囚徒，京宰以莊道幼年，懼不舉，欲以他尉代之。莊道不從，但閒暇不之省也。時繫囚四百餘人，令丞深以為懼。翌日，太宗召囚，莊道乃徐狀以進，引諸囚入。莊道評其輕重，留繫月日，應對如神。太宗驚異，即日拜監察御史。

馮智戴，高州首領盎之子。貞觀初，奉盎並入朝。太宗聞其善兵法，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：「其下有賊，今日可擊否？」對曰：「可擊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雲形似樹，日辰在金；金能制木，擊之必勝。」太宗奇之，授左武衛將軍。

王義方，博學有才華，杖策入長安，數月，名動京師。敕宰相與語，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，命與義方譚及史籍，屢相詰對。義方驚曰：「此郎何姓？」慙曰：「獨孤。」義方曰：「識字耶！」慙不平之，左右亦憤憤。斯須復相詰，乃錯亂其言，謂慙曰：「長孫識字耶！」若此者再三，慙不勝忿怒，對敬宗毆之。敬宗曰：「此拳雖後，終不可為。」乃黜慙，拜義方為侍御史。

賈嘉隱，年七歲，以神童召見。時太尉長孫無忌、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，李戲之曰：「吾所倚者何樹？」嘉隱對曰：「松樹。」李曰：「此槐也，何忽言松？」嘉隱曰：「以公配木，則為松樹。」無忌連問之曰：「吾所倚者何樹？」嘉隱曰：「槐樹。」無忌曰：「汝不能復矯對耶！」嘉隱應聲曰：「何須矯對，但取其以鬼配木耳。」勣曰：「此小兒作獠面，何得如此聰明？」嘉隱又應聲曰：「胡面尚為宰相，獠面何廢聰明！」勣狀貌胡也。

費言忠，數歲記諷書，一日萬言。七歲神童擢第，事親以孝聞，遷監察御史。時有事遼海，委以支度軍糧，還奏便宜，遷侍御史。高宗問遼東事急，言忠奏：「遼東可平。」畫其山川地勢，皆如目見。又問諸將所能，言忠對曰：「李勣先朝舊臣，聖鑒所委。龐同善雖非門將，所持軍嚴整。薛仁貴勇冠三軍，名可震敵。高俚儉素自處，中果有謀。契苾何力沉毅持重，有統御才，頗、剪之儔。諸將夙夜小心，忠身憂國，莫逮於李勣。」高宗深納之，累遷吏部員外。

魏奉古，制舉推第，授雍丘尉。嘗日公宴，有客草序五百言。奉古覽之曰：「皆舊文。」援筆倒疏之。草序者默然自失，列坐撫掌。奉古徐笑曰：「適覽記之，非舊習也。」由是知名。時姚珽蒞汴州，群寮畢謁。珽召奉古前，曰：「此聰明尉耶！」他日，持殿目令示奉古。奉古一覽便諷千餘。珽驚起曰：「仕宦四十年，未嘗見此。」終兵部侍郎。

裴琰之，弱冠為同州司戶，但以行樂為事，略不視案牘。刺史李崇儀怪之，問戶佐，戶佐對：「司戶小兒郎，不閒書判。」數日，崇儀謂琰之曰：「同州事物殷繁，司戶尤甚。公何不別求京官，無為滯此司也。」琰之唯諾。復數日，曹事委積。眾議以為琰之不知書，但遨遊耳。他日，崇儀召入，勵而責之。琰之出問戶佐曰：「文案幾何？」對曰：「急者二百餘道。」琰之曰：「有何多，如此逼人？」命每案後連紙張，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。琰之不上廳，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，倚柱而斷之，詞理縱橫，文筆燦爛，手不停綴，落紙如飛。領州官寮，觀者如堵。既而回案於崇儀，崇儀曰：「司戶解判耶？」戶佐曰：「司戶大高手筆。」仍未之奇也。比四五案，崇儀悚作，召琰之，降階謝曰：「公詞翰若此，何忍藏鋒，以成鄙夫之過？」由此名動一州。數日，聞於京邑，除雍州判司。子灌，開元中為吏部尚書。

李嗣真，聰敏多才能，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。高宗東封還，幸孔子廟，詔贈太師，命有司為祝文。司文郎中富少穎、沙直撰進，不稱旨，御筆灑破，付左寺丞。賀蘭敏之以下戰慄，遽召嗣真，峩筆立成。其章句云：「庶能不遺百代，助損益而可知；求鑿千年，同比肩而為友。」高宗覽之，問曰：「誰作此文？」有司言：「嗣真。」高宗曰：「此人解我意，遂有此句！」詔加兩階。時敏之恃寵驕盈，嗣真審其必敗，謂所親曰：「久蔭大樹，或有顛墜，吾屬無賴矣。」因飢年，諷執政求出，為義烏令。敏之，則天姊子也，無何果敗。

天授中，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。有司忘載冊文，及百寮在列，方知闕禮。宰臣以下，相顧失色，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，各執筆，口授分寫，斯須而畢。詞理典瞻，舉朝歎伏。

唐休璟為靈武大總管，諳練邊事，自碣石西逾四鎮，綿亙萬里，山川要害，皆記在目前。先是，突厥與諸蕃相攻，安西道絕。表奏押至，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。休璟俄頃草奏，便施行。居餘日，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，程期一如所畫。則天謂休璟曰：「恨用卿晚。」乃委以政事，謂魏元忠等曰：「休璟諳練邊事，卿等當一也。」

玄宗幸成都，給事中裴士淹從。士淹聰悟柔順，頗精歷代史。玄宗甚愛之，馬上偕行，得備顧問。時肅宗在鳳翔，每有大除拜，輒啟聞。房琯為將，玄宗曰：「此不足以破賊也。」歷評諸將，並云「非滅賊材。」又曰：「若姚崇在，賊不足滅也。」因言崇之宏才遠略。語及宋璟，玄宗不悅曰：「彼賣直以沽名耳。」曆數餘人，皆當其目。至張九齡，亦甚重之。及言李林甫，曰：「妒賢嫉能，亦無敵也。」士淹因啟曰：「既知，陛下何用之久耶！」玄宗默然不應。